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被侮辱 与 被损害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荃 麟 译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荃麟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〇三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488)字號: 320 F

開本 $33.5 \times 46 \frac{1}{32}$ 印張 $14 \frac{3}{16}$ 插頁4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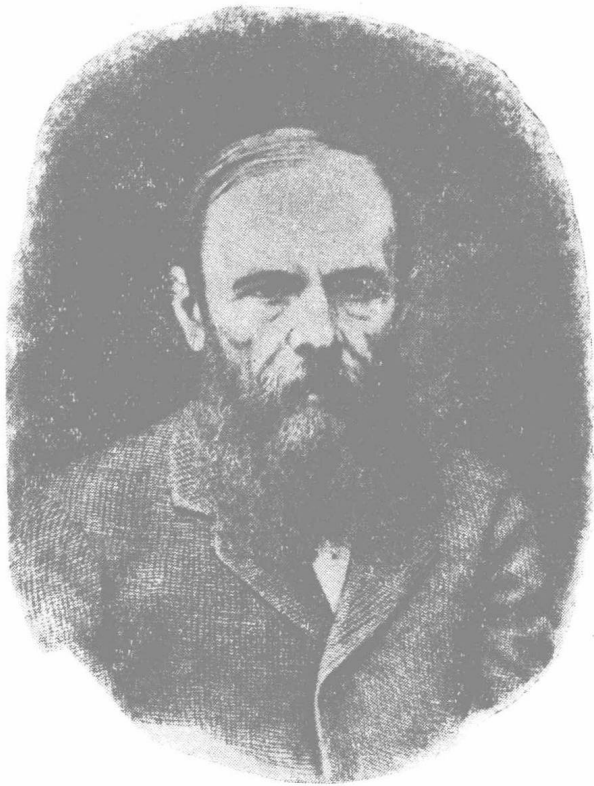
印數 0001—8000

定價(6) 1.50元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譯本 THE INSULTED
AND INJURED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轉譯。插圖系罗伊捷尔所作 (1946年)。

刘峴裝幀木刻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包勃罗作（一八八三年）

第一 部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一整天，我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間寓所。我的旧寓所非常潮湿，我已經开始患上一种病兆的咳嗽病了。从去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可是一直拖到春天。一整天，我都沒有找到一家合適的。首先，我要一間不跟別人寓所夾雜在一起的隔离的房子；其次，我虽然只要一間房子，可是必須是間大的，自然同时还得越便宜越好。我曾經感到偏处斗室，連思想都要受到束縛的。当我在思索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的时候，我老喜欢在屋子里來回踱步。順便說一下，我喜欢思索我的作品和夢想着怎样去寫，往往比实际动筆去寫更喜欢；这倒並不是由於懶惰。到底为什么呢？

一整天我都覺得身体不舒服，到了太陽下山的时候，覺得当真害起病來了。似乎一种热病襲來。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也疲乏了。到了傍晚，正在天黑以前，我沿着伏茲尼賽斯基街走着。我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是在日落的时候，——自然，是在那清朗和寒冷的天气里。整条街驀地明朗起來，浸浴在燦爛的光綫里。所有的房子好像突然都發射出光輝。它們那灰色的、黃色的和濁綠色的色調一下子都喪失了它們的所有的幽暗色彩；彷彿一个人的灵魂突然明朗了，又彷彿一个人突然震顫了一下，或者

說，彷彿被什麼人用肘子推了一下似的。这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景色，一串新的思想……一道太陽光，竟能對人的靈魂發生這樣的作
用，這真是不可思議啊！

可是太陽光消失了；寒氣更強烈起來，凍得人的鼻子發酸；暮色更濃了；煤氣燈光從店舖里閃射出來。當我走到那個開糖菓店的繆勒的門口時候，我突然楞住了，向街的那邊注視着，彷彿預感到什麼意外的事情要落到我的身上；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見街對面那個老人和他的狗。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有一種不快的感覺捉住了我的心，可是又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我不是一個神秘的人。我簡直不相信預感和預兆，可是在我一生中卻有過一些相當費解的經歷，這種經歷也許很多人都有過。譬如這個老人吧：為什麼我和他一見之下，立刻就會預感到好像當天晚上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落到我身上呢？不過我正在害病，病中的感覺多半是不可靠的。

那老人彎着身體，迈着滯緩而無力的步子，走向那糖菓店，用手杖輕輕敲着人行道，他的兩條腿好像棍子一樣移動着，似乎並不彎曲。在我一生中，我從來不曾碰到過這樣奇形怪狀的人，而在这以前每一回我在繆勒的舖子門口碰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給我一種痛苦的印象，他那高高的身材，他那僵硬的背脊，他那付帶着八十歲印痕的死一般的臉孔，他那件脫了線的舊大氅，和復在禿頭——上面只剩下撮不是灰白色却是黃白色的頭髮——上的那頂至少有二十年歷史的破圓帽，以及他那似乎沒有目的，卻像是被彈簧推動着一般的一切動作，——無論甚麼人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都不免大吃一驚。看到一個活過了自然的壽數的老年人孤另另的，沒有一個人照顧他，尤其是他好像是一個從看守人那里逃出來的瘋子，這實在叫人驚訝。他那出奇的消瘦也使我吃

驚：他几乎就像沒有肉體一樣，除了皮包骨頭以外，彷彿一無所有。那雙好像嵌在藍眼圈里的大而無光的眼睛，永遠筆直地盯着前面，从不望一望兩旁，也从不瞧瞧甚么——我敢這麼說；他雖然看見你，可是他卻會筆直地向你走過來，彷彿他前面就是一塊無物的空間。這樣情形我看到過好幾回了。他最近才在繆勒的舖子門口出現，老是帶着他的那條狗，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從那里來的。繆勒的舖子里那些顧客，誰也沒有心思去和他交談，他也從來不跟他們那一個說話。

“他幹么老是這樣拖着脚步到繆勒的舖子里去呢？他在那兒有什麼事幹呢？”我驚奇地想，站在街的對面，緊緊地盯着他。由於病和疲乏而引起的一種暴躁的煩悶，在我胸中沸騰着。“他在想些什麼呢？”我繼續想。“他頭腦里還有些什麼呢？是不是他還在思索什麼呢？他的臉色是那麼死氣沉沉，什麼表情也沒有。他那條狗從來不離開他，就像是他的不能分離的一部分似的，而且那麼像他，這條可厭的狗，他是從那里找來的呢？”

那條倒楣的狗彷彿也有八十歲似的；是的，牠一定有那麼大歲數了。首先，牠看來比一般狗都老，其次，我頭一回看見牠的時候，不知怎麼使我覺得，牠和其他的狗不一樣；牠是一條特別的狗；這條狗一定有些什麼奇異的怪誕的故事，牠也許是化身為狗的什麼梅斐斯多斐爾斯^①，牠的命運是以某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跟牠主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看着牠，你立刻會相信，牠吃最後一餐飯，到現在一定有二十年了。牠瘦得就像一架骨骼，也可以說跟他主人差不離一樣。牠全身的毛幾乎都脫光了，尾巴拖在兩腿之間，光禿禿的好像一條棍子。牠的頭和長耳朵憂郁地向前

① 地獄中的魔鬼。

低垂着。我一生中从不曾见过这样可憎的狗。他倆一塊兒在街上走的时候，主人走在前面，狗跟在脚后，狗鼻子贴着他外衣的边緣，彷彿黏在那上面一样。他們的步子，他們全部的風貌，几乎像是每走一步都要大声地叫出來：“我們老了，老了，啊，主呀，我們多老呀！”我还記得，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个老人跟这条狗，該是从加發尼作插圖的霍夫曼^①的書頁中走出來的吧，該是替那書作着活动廣告，漫遊於这人世間吧。

我穿过街道，跟着老人走進那家糖菓店去。

老人在舖子里，行动一向很古怪。繆勒站在櫃台里面，對於这位不速之客進來，近來已經表示很討厭了。主要一点，这位怪客從來不要什麼东西。每一回他都一直走到靠近火爐的屋角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如果火爐旁边那座位給別人佔去了，他就在那坐着的客人前面帶着驚惶的迷惑站立一会，似乎迷乱地走开，到靠窗的另一角落里。在那里，他揀了一張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下，取下他的帽子，放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又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接着把身体靠到椅子上，他会一动不动地接連坐上三四个鐘头。他从不拿張報紙，也从不說一句話，發一个音，只是坐在那里，睜大眼睛凝視着前面，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含着那样一种空虛的、沒有生气的神色，人們可以打賭，他對於周圍的事物实际上並不曾看見和听到。那条狗在同一塊地方旋了几个轉以后，就悶悶地在他脚旁躺下來，把鼻子擱在他的兩只靴子中間，發出深沉的嘆息，伸直了身体在地板上躺着，牠也同样地一动不动地躺它一个黄昏，彷彿暂时死过去一般。这会叫人想像到，這兩個生物

^① 霍夫曼 (1776—1822)，德國浪漫主义小說家；加發尼(1804—1866)，法國諷刺画家。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整天死死睡着，到了日落才醒过来，只是为了走到繆勒的舖子里來尽尽某种神秘的不可告人的义务。坐上三四个鐘头之后，老人最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打算回到什么地方家里去。那狗也站起来，和原来一样垂头拖尾的，用同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着他主人出去了。舖子里一些老顧客，到后来都开始用种种方法来避开这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的旁边，似乎他惹起大家一种反感。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这家糖果店的顧客，多半是德國人。他們是从伏茲尼賽斯基街的各处聚集到这里來的，大部分是各种工場的老板：木匠，面包师、漆匠、帽匠、馬鞍匠，照德國說法，都是些当家長的人。总之这种家長制的傳統在繆勒家里是維持着的。这位老板常常走到几个熟悉的主顧那里，坐在他們桌子旁边，于是一定数量的甜酒就喝光了。家里的狗和小孩子們有时也跑出來瞧瞧这些顧客，于是这些顧客就撫弄那些狗和孩子們。他們彼此都很熟，而且彼此都很尊敬。当客人們專心閱讀德國報紙的时候，从老板的私室里，傳來破鋼琴上彈出的“我親愛的奧古斯汀”的丁冬琴声，这是老板的大女兒在彈奏，那女兒是个有亞麻色髮髮的德國小姑娘，很像一只白老鼠。这華尔茲乐曲大家都很高兴听。我經常在每月初到繆勒的舖子里去，閱讀他那里訂購的俄文雜誌。

我進去的时候，看見那老人已經靠窗坐着了，那只狗照老样子伸开身体躺在他的脚旁。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沒有作声，心里自己問着：“我到这兒來幹么呢？在这兒我又沒有一点兒事，而且我又害着病，倒不如赶快回家去喝点茶睡覺呀。我到这兒來，难道僅僅是为了來看这个老头兒嗎？”我煩惱起來了。“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着，記起剛才在街上看到他时的那种奇怪和痛苦的感觉。而且这些枯燥無味的德國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

种古怪的心情有什么意义呢？近來我常常感到，为了一点瑣碎的事情便容易激动，妨害我的生活和清楚地观察生活，这种激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位尖銳的批評家在論及我最近一部小說时，已經在他憤激的批評中指出这一点了。我虽然有点躊躇，而且也很感慨，可是我仍然逗留著沒有走，同时，我的病越来越把我制伏住了，我捨不得离开这间溫暖的屋子。我拿起一張弗蘭克福特報紙，讀了一兩行便打起瞌睡來了。那些德國人並不打攪我。他們只管讀報和抽煙，僅僅每隔半小時左右忽然用低声互相交談一些弗蘭克福特報上的新聞，或者互相說几句笑話，或是引用德國著名才子莎菲爾的一些諷刺警句，之後，他們又帶着一種加倍的民族驕傲埋頭讀報了。

我瞌睡了半個鐘頭，被一陣猛烈的寒顫所驚醒。實在是不得不回家了。

可是，這時屋子里正在演的一幕啞劇，這又把我拖住了。我已經交代過，那個老人一坐到椅子上，他的眼睛便直直地盯住一件什麼東西，整個黃昏都不移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過這樣晦氣，受到他那毫無意義的、固執的而實在又一無所見的眼光의 凝視。這是一種非常不愉快，而且實在是受不住的感覺，我總是儘快把我的位子掉換一下。而在眼前，作為這老人的犧牲品的，却是一個小個子、滾胖的、穿得很整潔的德國人，那人帶着一只漿得很硬的高領，有一付紅得出奇的臉孔，他是這舖子裏的一個新顧客，一個從里加來的商人，他的名字後來我才知道，叫做亞當·伊凡涅契·休爾茲。他是繆勒的一個要好朋友，但是對於那老人或許多顧客他還都不熟悉，他正在啜著甜酒，津津有味地讀着“Dorfbarbier”報^①，忽然抬起眼睛，瞧見那老人一動不動的眼

① “鄉村理髮師”，當時的德文報紙。

光直盯着他。这使他老大不高兴。亞当·伊凡涅契和所有的“高等”德國人一样，是个易怒而敏感的人。这样給人家無礼地盯着，在他觉得是奇怪而且是侮辱的。他帶着抑制的憤怒，把眼睛避开那呆蠢的客人，自己嘟囔了一陣，拿報紙把自己遮起來。但是不到五分鐘，他又耐不住从報紙后面狐疑地窺探一下：对方依旧是那样固执地盯着他，依旧是那样沒有意义地在考察他，这回亞当·伊凡涅契还没有作声。可是当同样事情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可冒火了，他觉得他有义务保衛他自己的尊嚴，在这样高貴的人羣前面不使他們堂堂里加城的威信减低，他也許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代表吧。他以按捺不住的手勢，把報紙扔到桌子上，用报夾子猛烈地敲着桌子，为了个人的尊嚴，他發起脾气來，臉孔因为喝了甜酒和自尊心的关系变得緋紅。这一回他也用充血的小眼睛瞪着那个冒犯他的老人。他們两个——德國人和他的对手——好像彼此用眼光的吸力在互相角斗，等着看誰先丢臉，誰先把眼睛垂下來。棍子的敲击声和亞当·伊凡涅契那种尷尬的处境引起所有顧客的注意。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帶着嚴重而靜默的好奇心，望着這兩位对手。这情形变得很滑稽，可是小个子紅臉孔先生那双挑畔的眼睛里的吸力是完全白費了。那老人依旧筆直地盯住暴怒的休尔茲，完全不觉得他是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他泰然不动，彷彿他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月亮里似的。最后，亞当·伊凡涅契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發作起來。

“你幹么老是這樣盯住我呀？”他用德國話叫，帶着一種尖利而刺人的聲音和一種恫嚇的神氣。

可是他的對手却依舊一聲不響，似乎不懂得甚至沒有聽見他的問題。亞当·伊凡涅契決心用俄國話向他說一遍。

“我問你，你老朝我這樣盯着幹什麼呀？”他加倍忿怒地

叫，“老子是皇宮里有名的，而你是誰也不知道啊！”他補了一句，從椅子上跳起來。

可是那老人却絲毫沒有動一動。那些德國人中間發出一陣喃喃的憤怒聲音。繆勒給這吵鬧驚動了，走進屋子裏來。等他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他以為那老人是個聾子，於是俯到他耳朵旁邊去。

“休爾茲先生請你不要老盯着他。”他尽可能大聲說，注意地望著這個莫名其妙的客人。

老人機械地望望繆勒，他那依舊是那麼呆板的臉上，顯出一種紛擾的思念，一種不安的激動的痕跡。他慌亂起來，彎下身體，一壁嘆息和喘氣，一壁抓着他的帽子，跟手杖一起抓起來，他從椅子上站起，帶着一個叫化子被人家從坐錯的座位上趕出來那種可憐的微笑，預備走出屋子去。在這個可憐的龍鍾老人的卑遜和馴順的慌張中間，有那麼多激起人們的同情和那樣絞壓人們的心的東西，使所有在座的人，從亞當·伊凡涅契起，都立刻改變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很顯然，那老人不但不可能侮辱別人，而且了解他會像叫化子一樣被人家從任何地方趕出去的。

繆勒是個好心腸而富於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勵地拍拍那老人的肩膀說，“依舊坐著吧，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不要老盯着他一個人。他是皇宮里有名望的人哪。”

但是那可憐的老人這個也不理解；他比剛才更驚惶了。他彎下身去拾起一條手帕，那是一條破舊的藍手帕，從帽子里掉出來的，接着又喚他那條狗，那狗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把鼻子拱在腳爪上，好像睡得很熟似的。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他用一種上年紀的顫抖聲音喃喃

地叫。“亞助尔加！”

亞助尔加沒有动。

“亞助尔加，亞助尔加，”那老人着急地連声叫，用手杖推推那狗。可是那狗依旧是老样子。

手杖从他手里掉了下去。他弯下身，跪下去，双手抱起亞助尔加的头，那可憐的狗死了。牠就是那样不知不觉地在牠主人脚下，因为年紀太老或許也因为太餓而死掉了。老人朝着狗望了半晌，彷彿吃驚了，又彷彿不明白亞助尔加已經死了似的；接着向他这个老僕人兼老朋友慢慢地俯下身去，把他蒼白的面頰貼着那狗的死臉。一分鐘沉寂地过去了。我們都感动了。末了，那可憐的老人站了起來。他臉色異常蒼白，像害了热病似的混身發起抖來。

“你可以把牠剝子一番。”富於同情的繆勒說，急於要想出办法來安慰他（他說“剝子”，意思就是說“剝制”）^①，“你可以好好地剝子牠，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剝子得頂括括的；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是剝子野獸的老手。”繆勒重复地說，从地下拾起手杖，交給老人。

“是啊，我剝子得很好，”克魯格尔謙遜地說，走到前面來。

他是一个瘦長的善良的德國人，長着蓬亂的紅頭髮，鈎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

“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做各种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繆勒又补了一句，對於自己出的这个主意更加热心起來。

“是啊，我对做各种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克魯格尔又重

① 剝制是把獸皮剝下來，塞進別的东西，做成标本。这里說成“剝子”是表示德國人說俄語發音不正確。

复一遍，“而且我替你剝子这条狗，不要你一个錢。”他帶着过度慷慨的自我牺牲的神气，再补上一句。

“不，你剝子牠，我來出錢！”亞当·伊凡涅契·休尔茲狂乱地喊，臉色比剛才紅了兩倍，这一次輪到他慷慨得热情橫溢了，天真地認為自己是这件不幸的起因。

那老人听着这些話，顯然一点也不理解，他依旧和剛才一样混身發抖。

“等一等！喝杯上等白蘭地吧！”繆勒看見这位难以理解的客人竭力想走出去，大声地叫起來。

他們把白蘭地拿來給他。那老人机械地拿起杯子來，可是他的手在發抖，还没有举到嘴唇边，就潑了半杯，一滴也不曾喝，仍旧放回盤子里。接着，他浮出一絲奇怪的、完全不适当的微笑，踏着迅速的顛蹶的步子走出舖子去，把亞助尔加遺棄在地板上。每个人都驚愕得呆住了；有人在驚呼。

“Schwernot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① 那些德國人睜圓眼睛，面面相覷地說。

但是我却冲出去追赶那老人。离开舖子几步路，穿过右首一座門道，有条黑暗而狹窄的巷子夾在一些大房子中間。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告訴我，那老人一定是轉到那巷子里去了。这兒右首第二家房子正在建造，圍着一些脚手架。那座房子的籬笆似乎伸到巷子的中心，舖着一些木板讓行人繞着籬笆走过去。我就在那由房子和籬笆構成的一個黑暗角落里找到了那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沿上，兩只手支着头，肘子擱在膝盖上。我在他旁边坐了下來。

^① 德文：“碰到鬼！这是怎么回事呀！”